

赵尔丰

雪域将星梦

清末第四任四川总督，属系，性残忍，人谓赵屠户。理边十年，振战康藏，破大金顶，除西藏的土司制度，大力在川边生产建设。为抚平回国的尊严和领土完整，身先士卒，粉碎了英国侵略西藏的野心，展正西藏祖国版图。在至刻的四川保路运动中，身当重任，了此一生。

田闻一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赵 尔 丰

——雪域将星梦

田 闻 一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赵尔丰——雪域将星梦/田闻一著.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6
ISBN 7-5302-0466-1

I. 赵… II. 田…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25417 号

赵 尔 丰
——雪域将星梦

ZHAO ER FENG

田闻一 著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 京 出 版 社 总 发 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朝阳展望印刷厂印刷

*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3.625 印张 339 000 字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ISBN 7-5302-0466-1
I · 472 定价: 17.00 元

目 录

引子：	密林深处的较量	(1)
第 一 章	开杀戒，“赵屠户”由来	(7)
第 二 章	藩篱破，衔命西征	(33)
第 三 章	巴塘亮新招，杀戮攻心相交替	(51)
第 四 章	一夜白头的战争	(71)
第 五 章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92)
第 六 章	“西天双柱”，玉垒默契	(111)
第 七 章	受挫都在春风得意时	(130)
第 八 章	惊心动魄大角逐	(157)
第 九 章	堪布登珠火中涅槃	(186)
第 十 章	亘古未闻：兵送兵	(208)
第十一章	回关夜，雪落无声	(236)
第十二章	历史夹缝中的抉择	(266)
第十三章	困穷匕首见	(297)
第十四章	赵大帅以退为进	(314)
第十五章	成都在暴乱中呻吟	(331)
第十六章	跳出来的中流砥柱	(344)
第十七章	动人春色何须多	(360)
第十八章	雨城大决战	(378)

第十九章	扬眉剑出鞘	(397)
第二十章	雪域将星，今晨陨落	(415)
后记		(430)

引子：

密林深处的较量

傍赤水河，在川南地图上隆起一带褐红。这里有古蔺、叙永等二十五县。沟渠纵横，岭簇峰拥，浩瀚无垠，形势险要，苗汉杂居。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冬天。

难得的冬阳冉冉升起。葱茏秀丽的苗山如同一位刚刚出浴丰满合度的美丽村姑，处处散发着一种健康、清新、甜润的气息。一只苍灰色的山鹰，平展长长的双翼，像枚铁钉，静静地钉在苗山白云缭绕的晴空里。

盘山道上出现了东一屯民团一行五人。他们一律身着窄袖的黑衣黑裤，头戴瓜皮帽，脑后拖根干毛根（枯焦的辫子），肩着枪。看得出来，他们惯走山路，脸上神情凶狠，衣着也还规整；绝对不同于四川内地一般意义上的民团。但不知为什么，四个肩着枪的团丁，与前面那个腰挎连枪，走得雄赳赳的人越走吊得越远。

“哎——竹杆、螃蟹！”快步走在前头的筋绷绷的小个子停下步，调过头来，横眉吊眼地看着与他吊了一截的团丁，叫着两个

人的绰号，大声吆喝道，“清早白晨的，咋一个二个害了瘟似的！麻糖粘着膀了吗？”

他叫杨八，绰号格蚤（跳蚤），东一屯民团的一个队长。他虽长得又矮又瘦，性却凶暴狠斗，是个远近闻名的亡命徒。他的打扮很滑稽，黑纱包头，额前打一个英雄结，外罩一件青布棉滚衫，腰上系一条黄缎带，斜挎一支把上飘着红絮的连枪，好似戏台上的武士。

“哎，队长！”走在他后面，被唤作竹杆的那个又高又瘦的团丁嘟囔道，“恼火哟，傅大爷发话，今天要我们去苗沟，非收到税不行。队长你晓得，苗沟人是抱成团的。特别是他们的头——大老圈、小老圈兄弟更是鸭子头上的毛——不好打整。我怕是今天进苗沟要弄得来猫抓糍粑——脱不倒爪爪！”

“对头！”跟在竹杆后面那个又矮又胖，被唤作“螃蟹”的团丁不满地瘪了瘪阔嘴，“他傅华封原本是我们的团总，对苗沟的情况最清楚。一当上赵道台的师爷，腔调就变了，为了巴结赵道台，就不把你我弟兄当人，像撵狗一样撵进苗沟收税！真是，说得轻巧——捞根灯草！”

另外两个团丁也发泄了同样的不满。

“你几个说到苗沟咋这样虚？”杨格蚤边走边提劲，“苗沟的人再凶，未必就不怕掉脑袋？自赵尔丰道台来永宁以后，那些横扳顺跳的人，抓到就杀。几板斧砍下来，哪个敢不皈依服法？傅大爷说了，现在税收不起来，全永宁的千人（穷人）都看着苗沟。惟其所以，今天不管多多少少，一定要收点！绝不能虚火！傅大爷还说，若弄得巴式，回去后重赏你几个，要钱给钱，要烟土给烟土。”

“你杨队长今天亲自出马，还有啥子说的，保险弄得巴式！”竹杆团丁是个烟鬼。说到烟土，又抹鼻子又挤眼睛，赶紧给队长粉起。“螃蟹”们也不落后，纷纷恭维：“杨队长是对红心！不

然，傅大爷咋点你杨队长亲自出马呢！”

“队长咋说咋好，你我兄弟保险不得扯怪叫！”

“跟着老子不得拐！”杨八听了恭维，更得意了。他拍了拍身上的连枪，提劲，“你几个一说到大老圈、小老圈兄弟就打缩缩。老子今天就要看看他们究竟有好歪！若说是他们敢在老子面前横板顺跳，看我老子咋抽他们的歪筋……”

说着他们下了山，进了苗沟。

透迤的苗沟纵横百里，两边是黑苍苍的森林。缓坡上是稀稀落落的庄稼地。寥落的茅草房破败，星星点点隐没在幽篁翠竹中，像朵朵黝黑的蘑菇，在金阳的照射下，显得益无生气。风吹过，林涛呼啸。苗沟内处处散发着一股博大、悠远、亘古、深沉的气息。

踏藤桥，过黑龙溪，爬上一个陡坡就是罗家寨了。“那就是彭汉章、彭友章兄弟的家了吧？”杨格蚤眯起一双金鱼眼，指着遥遥林木深处一座板壁茅房问。

“是。”竹杆似的团丁谈虎色变地噓了口气，“那就是大老圈、小老圈兄弟的家了……”在川黔交界的赤水河一带，彭家兄弟可是鼎鼎有名。他们是当地“龙会”首领，有胆有识，侠肝义胆；敢带干人（穷人）抗苛捐杂税。说时，杨八一行走到一株虬枝盘杂的松树前。抬头看，这株盘松很有些苍老了。它一身长满淡绿色的苔衣，寄生的藤蔓从枝桠间垂挂下来，像个饱经沧桑的老人。

像影子一晃，一个人倏地挡在路前。“你们是来找我？”来人四十来岁，声音宏亮；高个、亮目、浓眉，穿件光板羊皮袍，身材魁梧匀称；他顺手将背在肩上的双筒猎枪抄在手中。

“大老圈！”胖团丁蛇咬了似的一声尖叫，杨格蚤一行赶紧闪身躲到树后。

“哈哈！”彭汉章朗声大笑起来，那笑声似乎要把心中对杨

格蚤、对官家的轻藐都尽情倾泻出来。

“大老圈！”杨格蚤看彭汉章并没有动武的意思，又是只身一人，这才闪身出来，耀武扬威地指着他，喝道，“狗日的你几个脑袋？竟敢带头抗税！老子派来收税的，你像撵狗一样撵！你面子大，老子今天亲自来。你今天再不交税，老子砸你的锅卖……”

“杨格蚤，我就是等你来！”彭汉章指着闻讯围拢来的苗汉群众，“你当着大家说清楚，你们的税收到哪年了？”

“现今是光绪二十九年，税都收到光绪一百年了……”

“鸡骨头上刷油，还要不要人活……”团团围拢的人群议论纷纷，充满了火药味。

“好，彭汉章，你聚众闹事！”杨格蚤色厉内荏，“走，你跟我走！”

“话说清楚再走！”彭友章站了出来，问乡亲们，“杨格蚤就这样要把人弄走，大家说，得不得行？”

“不得行！”千人百众齐应，吼声如雷。

“今天不把话说清楚，怕是走不脱啊！”

太阳高高地挂在苗沟上空，血红色就要涌出来。杨格蚤一行来强行收税的消息顷刻间传遍了百里苗沟！先是罗家寨骚动起来，继而整个苗沟都骚动了。男、女、老、少喧嚷奔腾而来，一个个眼里都放出仇恨的火焰。

杨八却不慌，他指着彭汉章，恶狠狠地说：“人多为强，狗多为王！大老圈，我只问你一句，今天的税，你究竟是交，还是交？”

“钱，没有！”彭汉章大手往胸膛上一拍，“今天只有人一个，命一条！你看咋个办吧？”

“你硬是矮子过河，淹（安）了心！”杨八偏着头盯着彭汉章，转了个圈，像头嗜血的狼，“这样子！”他阴狠地一笑，“我

们来打个死赌，你敢不敢？”

“笑话！”彭汉章藐视地一笑，“陪你。你说咋赌？”

“你我两个站在一起。然后，各自转身，朝前走，到一百步外，各打一枪，三枪为结。哪个打死哪个都不抵命！”

“算事！”彭汉章毫不犹豫，斩钉截铁。

“哥，要不得！”彭友章首先反对，“官家的心比锅烟还黑，晓得他们要搞些啥子名堂！”

“汉章，你不要那么傻！”乡亲们纷纷劝阻。彭汉章却毫不理会，执拗地大步走过去，和杨格蚤站到一起，背靠背。然后他口里数着数，向正对自己的那笼绿油油的箭竹走去。

场上顿时清风雅静，大家全都凝神屏息，注视着决斗双方的一举一动。

“一百！”彭汉章口里大声报着这个数。转过身来时，才报到九十八的杨格蚤却已先一步转身、出枪，狞笑着，将黑洞洞的枪口指向了彭汉章。

“杨格蚤不要脸！”

“这不公平，该汉章打第一枪！”千人百众的呼声，将围在中间的五个持枪团丁吓得团团转。

“你打——！”不意彭汉章挥手制止了为他抱不平的乡亲，“唰！”地一把拉开衣襟，亮出黝黑结实的胸脯，把胸膛拍得啪啪响，“杨格蚤，你朝这打！哪个眨一下眼睛是龟儿子！”他轻藐地看着东一屯民团队长、亡命徒杨八，扬起浓眉。方正黑红的脸盘，因为激动变得通红，显出格外的自信、刚愎、强悍和一种不可摧折的意志。

杨格蚤的脸黄了。他抖着手，红着眼，像一个急欲得手的赌徒，忙不迭地对彭汉章“砰、砰、砰！”连发三枪。

“说话算数！不准再打！”小老圈彭友章不谙杨格蚤如此无耻，急忙喝住。话音未落，他手中猎枪一响，“吓！”地一声，一

只从他头上飞过的麻雀被打打了个对穿角，落在了地上。

杨格蚤和团丁们被镇住了。抬头看时，彭汉章站在那笼油竹前，神态自若，毫毛都未掉一根。

“杨格蚤，该你看枪了！”彭汉章一笑；只手举起枪来。

“哎呀！”杨八失声惊叫想跑时，只见彭汉章手中蓝亮亮的枪管在阳光下一闪，随即冒起一团火光——“砰！”杨格蚤立毙；哼都来不及哼一声，像个沉重的麻袋，倒在了盘松下。团丁们吓得“扑通”一声跪在地下，连喊“饶命！”

“留枪不留命，留命不留枪！”彭友章和乡亲们一拥而上，将吓昏了的团丁们的枪一一缴了。

“你们给赵道台带个信回去。”彭汉章看着跪在地下的团丁们说，“苗沟人穷得叮当响。不要把我们逼上死路，兔子逼慌了都要咬人！希望赵道台给我们干人一条生路！”

“一定、一定！”团丁们叩头如捣蒜。

“把杨格蚤的尸抬回去！”被缴了枪的团丁们拔腿要溜时，彭友章又喝着他们，嗤笑一声，“我们要你们的枪，不要你们队长的尸在苗沟沤蛆。”

“是、是、是！”在苗沟人的哄笑声中，惊惶失措的四个团丁赶紧砍楠竹做了一副滑杆，抬上被打死的队长连滚带爬出了苗沟。

第一章

开杀戒，“赵屠户”由来

寒风瑟瑟，夜幕低垂。

占了古蔺县城半条模范街的道台临时行辕，此时已被粘稠浓黑的夜幕裹紧。白天的森然现在是看不到了，夜的剪影中，这座高墙大院显出的是一种阴深。苗沟事件发生后，赵尔丰甚为震怒，立刻带领人马离开道府所在地泸州，杀来古蔺，并亲自驻镇亲剿。县衙门成了他的临时行辕。

整座行辕已经沉睡。但道台大人住的精巧的套院里，还亮着一盏灯。勤于王政，常常夤夜挑灯的赵尔丰像往日一样，尚未安息。书房雪白的窗纸上，映着他不时走动的剪影。一缕晕黄的灯光朦朦胧胧地从窗棂里泄出来，洒在几丛秀竹上；于是，那油润的叶片闪着斑驳的微光。花径上、假山后往返梭巡着卫兵。他们流动的警觉的身姿、手上所持刀枪偶尔与什么磕碰发出的铿锵声，在这寒冷的静夜里，听起来令人悚然惊心。

永宁道道台赵尔丰，站在窗前深思着什么。他蹙着浓眉，凝然不动，阴森森的，像在地上钉了根铁钉！

书房里，一盏枝子形铜铸灯架上四枝大红蜡烛燃得正紧。借

着通明的烛光可以看清，赵尔丰个子不高，笃实，五官端正，棱鼻梁。上唇胡子分向两边，弯垂过口，足有三、四寸长，下须稀疏。衣着很随便，穿一件玄色棉绸袍，外罩一件一裹圆的金边深蓝马褂。整个看去，很精神，若不是头发半白，胡须花白，看不出他已年近花甲。给人留下突出印象的是他那双浓眉下的眼睛，特别有神，顾盼间，眉宇隐含着凶狠的杀气。

这位新任永宁道道台是有些来历的。历史上赵家同朝廷关系很深。赵家原籍山东蓬莱，因先人忠于朝廷，入了旗籍。其父根据旗籍习惯，去掉赵姓，只称文颖，一八四五年进士，在山东任知府，一八五四年因抵抗太平军死于阳谷县。清政府特“优恤、立专祠、予世职。”他们四兄弟，大哥尔震，字铁珊；二哥尔巽，字次珊；弟尔萃。大哥二哥是同治十三年同科进士，尔萃是光绪十五年进士。独尔丰以纳捐走上仕途，分发山西，深为巡抚锡良看重；年前锡良调任四川总督，他随至川，官授永宁道。时任鄂督的二哥尔巽，以进士而任御史，而任总督，是封疆大吏中公认能员，但在锡良看来，尚不及尔丰。锡良多次向朝廷密保尔丰，认为他“廉明沈毅，才识俱优，办事认真，不辞劳怨，识量特出，精力兼人”，建议提拔重用……

“梆！梆！梆！小心火烛！”高墙外，更夫打起了二更；苍老的声音和着沙沙的金属颤音，随着夜风，袅袅地飘去，寒夜显得越发凄迷了。更声尚未落尽，傅华封准时出现在道台书房门前——他年近五十，但显得很年轻。中等偏上的个子，身姿挺直，穿一件整洁的青布长袍，外罩黑绸团花马褂，背上拖一根黑油油的大辫子。他五官清秀，皮肤白皙，神态精干沉稳。他知道，道台大人在等他。他是古藺人，是本地唯一中过举的一个著名团总，博学多识，胸有韬略，识见不凡，远近闻名。新近被道台大人延聘为心腹幕僚，掌管文案，极为信任。赵尔丰曾多次公开私下说过，“山沟里飞出凤凰。傅华封文韬武略，才具卓识。我得

傅华封，是我为官数省，为官数年最大所得！”赵尔丰冷峻、恃才傲物、目空一切。能从他嘴里说出这样的话来，殊为难得。可见，傅华封其人实在不可小视！“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傅华封对赵尔丰也着实感激，视他为再生父母。因而就任以来，兢兢业业，不舍昼夜。上午，苗沟征剿再次失利，赵尔丰要傅华封火速赶去，给前线指挥官带去了新的“剿匪”意图，作些督促布置。嘱咐，晚上务必赶回，说是有要事相商。

晚饭后，道台大人又专门给下人打了招呼：“傅大人什么时候回来，就请他立即来见我，不必通报……”此刻，站在道台大人书房前的假如不是傅华封，而是另外一个人，见到赵尔丰这副冷峻凛然的样子，肯定要吓一大跳。可是，傅文案已见惯不惊了。这会儿，他见大人思绪陷得很深，不忍打搅。他决定就这样静静地门外站一会儿。

从门外隔着的一道竹帘看进去，道台大人的书房一目了然。迎窗靠壁，摆有一张硕大锃亮的签牙桌，上面摆满了文房墨宝和待批公文，还有一本翻开的《荡寇记》。

签牙桌两边顺溜各摆着四把厚重的黑漆太师椅。除了通往卧房的门上挂有一幅金边红底刺绣着锦蟒的蜀绣外，房里没有其他的光彩，没有一样摆设！都知道，赵尔丰的生活起居异常简朴，他的战时行辕更是如同水洗。

书房里，引人注目的是，正面墙壁上挂的那幅几乎占了全部壁面的“永宁地方地图”。不知是谁画的，那与其说是一幅地图，不如说是比例大大缩小的一幅国画。在永宁道二十五县的大至范围内，所有的山川风物河渠，都呈立体状，且上了色，很是亮眼。地图上，凡有“龙会闹事”的地方都插了一面小小的、纸做的红旗；沿赤水河一线，小红旗插得密密麻麻的；最大的一面就插在古蔺的苗沟里。

“是傅先生吧？怎么不进来？”赵尔丰轻轻咳嗽一声，说时，

并不转过身来。显然，凭他的敏感警觉，早就知道傅华封站在门外了。

“是，大人。我怕打扰你的思绪！”傅华封说时，掀帘进了书房。赵尔丰转过身来，他们隔几坐在了太师椅上。“苗沟现在情况怎样？两边口子封堵住了？”赵尔丰神态冷峻，一坐下开口就谈正事，也没有问他吃过饭没有，甚至也没有叫仆人上一杯茶。

“是的！”傅华封知道道台大人此时的心情。他禀报道，“我一去就向他们传达了大人的剿匪方略，暂不进沟剿匪；务必扎紧两边口子，断不能让匪逃遁！”

“嗯！”赵尔丰点了点头，满脸都是不解的神情，“我为官数省，也剿了许多匪，就不曾见过像苗沟人这样难整的！”

“大人有所不知！”傅华封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我永宁地区，不比别地，大小二十五县，疆域广阔，山深林密，地脊人贫，是匪最易滋生之地。匪患从光绪年间始。因历届地方官剿匪不力，以至今天越演越烈。特别苗沟！沟里苗汉杂居，民风刁顽。可说是三千苗汉人，个个都是匪。匪首彭汉章、彭友章兄弟更是远近闻名的龙会头领。他们说是‘饿死不如找死’、‘光脚板还怕穿鞋的’！……”

“其源盖就在于此！”赵尔丰打断了傅华封的话，愤然道，“你说得对，匪患之所以越演越烈，盖‘因历届地方官剿匪不力’！嗯！”他说着叹了口气，皱起眉头，“我们好些官员就是这样碌碌无为，尸位素餐，养虎为患，坏了大事啊！”说着又站起身来，背着手，在屋里龙骧虎步几个来回，猛然站定，看着傅华封，“所以，还是那句话说得中肯：‘治乱世必用重刑，矫枉必需过正！’”

“大人高见！”傅华封也站了起来，看着赵尔丰，拱手频频点头，以示敬意，“早闻大人向为总督锡大人赖为干城。”傅华封啧啧连声，“得知大人在治匪方面有特别杰出才能。华封深信，因

大人，永宁匪患可以从此休矣。这不仅是永宁人的洪福，也给川省各地如何治匪提供了一个范例！”

傅华封这番话不愠不火，很对赵尔丰的心意。他笑了笑，以手示意，自己先坐下了，望着对面正襟危坐，对自己恭恭敬敬，面露钦佩神情的傅文案，不禁心里热乎乎的，终于寻得了一个知己。他习惯地捋起胡须，觑起一双豹眼，得意地说：“以往历届道台治匪是假打，而我这次要真打！需知，伤其一臂，不如断其一指。我不仅要断其一指，而是要断其十指。要断得彻底。用你们四川一句话说，叫‘不要弄得筋筋绊绊的！’看着心腹，考了一句，‘惜永宁剿匪兵力不敷分配，你看如何是好？’

“唯有奏请锡良大人派精兵三营来宁。”

赵尔丰点了点头：“本道台正欲派一得力之人上省，当面向总督大人报告详情！你看谁可担当此重任？”

傅华封对道台大人夤夜唤他来的目的完全清楚了。他霍地站了起来，铿锵有声：“若大人信得过华封，华封愿代大人去省上请兵。”

“如此最好！”赵尔丰不胜欣慰，手拂花白胡须，连连颌首，“事不宜迟，现在就让我们来写上奏吧！怎么样！请文案为本道台代劳吧？”

“岂敢、岂敢，华封岂敢班门弄斧！”傅华封连连摇手。他知道，拟事关重大的奏折，赵尔丰向来是亲自动手。而且，他听说，赵道台的文墨很不错。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他正想当面看看。便做出相当尊崇的样子说，“道台大人的文墨是出了名的！锡良大人就对道台大人的文笔推崇备致！华封今夜能得见大人宝墨，真是眼福不浅，得益不浅！”

“华封过谦了！”傅华封听出来，道台大人对自己的口气不知不觉间又亲热了几分；这可是很难得的啊！赵尔丰说时，已走到签牙桌前，略加思索，提笔展纸，笔走龙蛇。傅华封看时，题目

已出：“就永宁道严重匪情上奏四川总督锡良大人暨朝廷折”接着看下去。“……此地‘龙会’即哥老会，纯由痞子组成，由来已久。近年来，抗捐抗粮竟成燎原之势。苗沟罪梟彭汉章、彭友章（大老圈、小老圈）兄弟日前甚而至于聚众公然同官府作对，光天化日之下，杀我东一屯团队长杨八……恳请制台大人速派重兵来宁，着力痛剿，以除后患……”赵尔丰果然是刀笔，言简意赅，一气呵成。向来自负甚高的傅华封自叹不如。

赵尔丰的字写得很好，像魏碑又不像，极有个性，既流利又雄劲。特别是签名很别致；就像一只飞翔的白鹤，可作单独的艺术品欣赏。

“大人的这篇上奏写得真好！”傅华封发出真诚的赞叹，“从这篇奏折可以看出，大人意向高远，才华卓绝，以后必为大清朝栋梁！”

傅华封这番出自内心的赞叹，说到赵尔丰心里去了。酸甜苦辣顿时在心中涌起，如大潮猛击。向来性格坚毅的他，一双豹眼不禁有些潮湿。看着眼前知己，赵尔丰大有英雄识英雄，相见恨晚的感触。略为沉吟，他捋着胡须，语重心长地对傅华封说出这样一番话来：“不上高山，不见平地。非烈火，难以炼出真金。值此建功立业之机，你我当互相勉励。需知，报效朝廷，封妻荫子，正当其时！”话未落音，“当——当——当！”高墙外，更夫敲响了三更。

“时间不早了，大人息着吧！”傅华封收起上奏时说，“华封明天一早五更成行，届时就不来请命了吧？我在省会定把诸事催紧，尽快搬到援兵返回！”

“去的路上多加小心！”赵尔丰想了想，“我让卫队长率一队精锐送你上省！”

“不消、不消！”傅华封赶紧摇手推辞，“大人安全要紧，我另带他人！”